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傳遺說卷三 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進士臣唐爍

詩傳遺說卷三

宋 朱鑑 編

六義 思無邪 問答附

讀詩須得他六義之體如風雅頌則是詩人之格後人說詩以為雜雅頌者緣釋七月之詩者以為備風雅頌三體所以啓後人之說如此興之為言起也言興物而起如青青陵上柏青青河畔草皆是興物詩也如藁砧今何在何當大刀頭皆是比物詩也 黄有開記

問詩傳說六義以託物興辭為興與舊說不同曰覺舊說費力失本指如興體不一或借眼前物事說將起或別自將一物說起大抵只是將三四句引起如唐時尚有此等詩體如青青河畔草青青水中蒲皆是別借此物興起其辭非必有感有見於此物也有將物之無興起自家之所有將物之有興起自家之所無前輩都理會這箇不分明如何說得詩本指只伊川先生也自未見得看所說有甚廣大處子細看本指却不如此若上

蔡先生怕曉得詩如云讀詩須先要識得六義體面這是他識得要領處問詩雖是吟咏使人自有興起固不專在文辭然亦須是篇篇句句理會着實見得古人所以作此詩之意方始於吟咏上有得曰固是若不得其真實吟詠箇甚麽然古人已多不曉其意如左傳所載歌詩多是本意元不相關葉賀孫録

詩之興全是借他物舉起全不取義後人之詩猶有此體如青青陵上柏磊磊磵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

客又有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端人莫之知皆是此體揚至錄

或問大序六義注中有三經三緯之説先生曰三經是賦比興是做詩底骨子無詩不有纔無則不成詩蓋不是賦便是比不是比便是興如風雅頌却是裏面横串底都有賦比興故謂之三緯呂德昭錄

聖賢代作未有孔子便無論語之書未有孟子便無孟子之書未有堯舜便無典謨未有商周便無風雅頌葉賀

孫錄

先生問時舉看文字如何對曰詩傳今日方看得綱領緊要識得六義頭面分明分明則詩亦無難看者曰讀詩全在諷詠得熟則六義將自分明須使篇篇有箇下落始得 潘時舉錄

陳埴問詩傳分別六義有未備處曰不必又只管滯泥許多且看詩意義如何古人一篇詩必有一篇意思且要理會得這箇因說如柏舟之詩只說到靜言思之不

能奮飛緑衣之詩説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此可謂止乎禮義所謂可以怨便是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處推此以觀則子之不得於父臣之不得於君朋友之不相信皆當以此意處之如屈原之懷沙赴水賈誼言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便都過當了古人胸中發出意思自好看着三百篇詩則後世之詩多不足觀矣

錢木之録

問詩中説興處多近比曰然如關雎麟趾相似皆是興

而兼比然雖近比其體却只是興且如關關雎鳩本是興起到得下面說窈窕淑女此方是入題說那實事蓋興是以一箇物事貼一箇物事說上文興而起下文便接說實事如麟之趾下文便接振振公子一箇對一箇說蓋公本是箇好底人子也好孫也好族人也好譬如麟趾也好定也好角也好及比則却不入題了如比那一物說便是說實事如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一句便是說那人了下面宜爾子孫依舊是

就螽斯羽上說更不用說實事此所以謂之比大率詩

中比興皆類此　沈僩録

詩比興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興

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但比意雖

切而却淺興意雖闊而味長　葉賀孫録

所論詩說先儒本謂周公制作時所定者為正風雅其

後以類附見者為變風雅耳固不謂變者皆非美詩也

大序之文亦有可疑處而小雅篇次尤多不可曉者此

未易攷但聖人之意使人法其善戒其惡此則炳如日星耳今亦不須問其篇章次序事實是非之如何但玩味得聖人垂示勸戒之意則詩之用在我矣鄭衛之詩篇篇如此乃見其風俗之甚不美若止載一兩篇則人以為是適然耳大抵聖人之心寛大平夷與今人小小見識遮前掩後底意思不同此語亦卒乍與人說不得且徐思之俟他日面講也答廖德明書

又問讀先生詩傳極有感發始知詩真可以興也所疑

正變風雅已荷開曉夫温柔端厚寬大平夷固詩之教求之緑衣終風柏舟考槃尤曉然可見但所謂小小見識遮前掩後者不知所主何意於詩何與豈只以所載刺詩有淫褻不可告語者聖人亦存而不删也邪荅曰鄙意初亦正謂如此但寬大平夷亦舉大體而言不專指此一類也同上

詩有是當時朝廷作者雅頌是也若國風乃採詩者採之民間以見四方民情之美惡二南亦是採民言而被

樂章爾程先生必要説是周公作以教人不知是如何
熹不敢從若變風又多是淫亂之詩故班固言男女相
與歌詠以言其情是也聖人存此亦以見上失其教則
民欲動情勝其弊至此故曰詩可以觀也且詩有六義
先儒更不曾説得明却又因周禮説豳詩有豳雅豳頌
即於一詩之中要見六義思之皆不然蓋所謂六義者
風雅頌乃是樂章之腔調也如言仲吕調大石調越調
之類是也至比興賦則又如直指其名直叙其事者賦

也如本要言其事而虛用兩句釣起因而接續去者興也引物為況者比也立此六義非特使人知其聲音之所當又欲使歌者知作詩之法度也問豳之所以為雅為頌者恐是可以用雅底腔調又可用頌底腔調否曰恐是如此𡩋亦不敢如此斷今只說恐是亡其二余大雅錄

古者風雅頌名既不同其聲想亦各别大率國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楊與立編語略

陳君舉得書云更望以雅頌之音𥳑勺羣慝問他看如

何是雅頌之音今只有雅頌之辭在更沒理會又去那裏討雅頌之音 葉賀孫録

陳埴問風雅與無天子之風之義先生舉鄭漁仲之說言出於朝廷者為雅出於民俗者為風文武之時周名之民作者謂之周名之風東遷之後王畿之民作者謂之王風似乎大約是如此亦不可為斷然之說但古人作詩體自不同雅自是雅之體風自是風之體如今人做詩曲亦自有體製不同者自不可亂不必說雅之降

為風今且就詩上理會意義其不可曉處不必反倒錢木之錄

林夔孫問詩者中聲之所止如何曰只是正風雅頌是中聲那變風不是伯恭堅要牽合說是然恐無此理今但去讀便自有那輕薄底意思在了自是不同如韓愈說數句其聲浮以淫之類正是如此黃義剛錄

比雖是較切然興却意較深遠也有興而不甚深遠者比而深遠者這又隨人之高下有做得好底有拙底當

看後世如曹丕之徒作詩皆只是說風景獨曹操愛說周公可見其志趣乖異同上

大師掌六詩以教國子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而詩大序謂之六義蓋古今聲詩條理無出此者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朝會燕享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其所以分者皆以其篇章節奏之異而別之也賦則直陳其事比則取物為比興則託物興詞其所以分者又以其屬辭命義之不

同而別之也誦詩者先辨乎此則三百篇者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矣不特詩也楚人之詞亦以是而求之則其寓情草木託意男女以極遊覽之適者變風之流也其敘事陳情感今懷古以不忘乎君臣之義者變雅之類也至於語𡋯昏而越禮攄怨憤而失中則又風雅之再變矣其語祀神歌舞之盛則幾乎頌而其變也又有甚焉其為賦則如騷經首章之云也比則香草惡物之類也興則託興興詞初不取義如九歌沅芷澧蘭以興思

公子而未敢言之屬也然詩之興多而比賦少騷則興少而比賦多要必辨此而後詞義可尋讀者不可以不察也楚辭集注

楚俗祠祭之歌今不可得而聞矣然計其間或以陰巫下陽神或以陽主接陰鬼則其辭之褻慢淫荒當有不可道者故屈原因而文之以寄吾區區忠君愛國之意比其類則宜為三頌之屬而論其辭則反為國風再變之鄭衛矣及徐而深味其意則雖不得於君而眷慕無

已之心於此為尤切是以君子猶有取焉葢以君臣之義而言則其全篇皆以事神為比不雜他意以事神之意而言則其篇内又或自為賦為比為興而各有當也

越人歌者楚鄂君汎舟於新波之中榜枻越人擁楫而歌此詞其義鄙褻不足言特以其自越而楚不學而得其餘韻耳於周大師六義之所謂興者亦有契焉知聲詩之體古今共貫胡越一家有非人之所能為者是以

不得以其遠且賤而遺之也　思無邪如正風雅頌等詩可以起人善心如變風等詩極有不好者可以使人知戒懼不敢做大段好詩是大夫作那一等不好詩只是閭巷小人作前輩多說是作詩者之思不是如此其間多有淫奔不好底詩不成也是無邪思上蔡舉數詩只說得箇可以怨一句意思狹甚若要盡得可以興以下數句須是思無邪一語包得甚闊呂伯恭做讀詩記首載謝氏一段說話這一部詩便被此壞盡意思夫善者

可以感發得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得人之逸志今使人讀好底詩固是知勸若讀不好底詩便怵然戒懼知得此心本不欲如此其所以如此者是此心之失所以讀詩者使人心無邪也此是詩之功用如此周明作錄

問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不知如何蔽之以思無邪曰前輩多就詩人上說思無邪發乎情止乎禮義熹疑不然不知教詩人如何得思無邪謂如文王之詩稱頌盛德盛美處皆吾所當法如言邪僻失道之人皆

吾所當戒是使讀詩者求無邪思分而言之三百篇各是一箇思無邪合三百篇而言總是一箇思無邪問聖人言經中皆可為法皆可為戒何獨詩也曰固是如此然詩中因情而起則有思欲其思出於正獨指思無邪以示教焉徐寓錄

問詩說思無邪與曲禮說毋不敬意同否曰毋不敬正是用功處所謂正心誠意也思無邪思至此自然無邪功深力到處所謂心正意誠若學者當求無邪思而於

正心誠意處着力然不先致知則正心誠意之功何施所謂敬者何處頓放今人守得一箇敬字全不去擇義所以應事接物皆顛倒了同上

楊士訓問思無邪毋不敬曰禮言毋不敬是正心誠意之事詩言思無邪是心正意誠之事盖毋者禁止之辭若自毋不敬則亦心正意誠之事矣又曰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顏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今若祇守着兩句如何做

得須是讀了三百篇有所興起感發然後可以謂之思無邪真箇坐如尸立如齊而後可以言毋不敬楊道夫

看詩大體要得無邪蓋三百篇中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耳不是言作詩者皆無邪思也吳必大錄

或曰先儒以三百篇之義皆思無邪曰如伯恭之說亦是如此讀詩記序說一大段主張箇詩說三百篇之詩都如此看來只是說得箇可以怨言詩人之情寬緩不迫優柔溫厚而已只用他這一說便瞎却一部詩眼沈僩

録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若是常人言只道一箇思無邪便了便略了那詩三百聖人須要從詩三百逐一篇理會了然後理會得思無邪此所謂下學而上達也葉賀孫録

問詩三百程子曰思無邪誠是也其言簡矣未審其意謂作詩者以誠而作耶抑謂讀詩者當誠其意以讀之耶案程子之説特以訓思無邪之義云爾以詩攷之雅

頌二南之外辭蕩而情肆者多矣則誠之為言固不可
槩以為作詩者之事也若謂使學者先誠其意而後讀
之則是詩之善惡方賴我以決擇而我之於詩反若無
所資焉者又何取於詩之教耶以此觀程子之言雖簡
然誠之一字施之必得其當可也是則集注之云固所
以發明程子之意而言之矣啓曰行之無邪必其心之
實也思而無邪則無不實矣此程子之意也答吴必大
李閎祖問思無邪伊川說作誠是否曰誠是在思上發

出詩人之思皆性情也性情本出於正豈有假偽得來底思便是性情無邪便是正以此觀之詩三百篇皆欲人出於情性之正黄有開記

詩上説思無邪自家口讀思無邪心裏却胡思亂想這不是讀書葉賀孫録

詩之言有善惡而讀者足以為勸戒非謂詩人為勸戒而作也但其言或顯或晦或偏或全不若此句之直截而該括無遺耳同上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人多言作詩者思皆出於無邪此非也如頌之類固無邪若變風變雅亦有淫邪處但只是思無邪一句足以當三百篇之義詩中格言固多緊要惟此一句孔子删詩所以兼存善惡欲見當時風俗厚薄聖人亦以此教後人周謨録

徐寓問思無邪曰三百篇詩只是要得人思無邪思無邪三字代得三百篇之意葉賀孫録

問思無邪曰不但是行要無邪思也要無邪誠者合内

外之道便是表裏如一内實如此外也實如此故程子曰思無邪誠也_潘

潘如舉錄

詩之所言皆思無邪也如關雎便是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葛覃便是說節儉等事皆歸於思無邪也然此特是就其一事而言未足以括盡一詩之意惟思無邪一語足以盖盡三百篇之義盖如以一物盖盡衆物之意

黄義剛錄

先生說思無邪集註云有因一事而言者如關雎言樂

而不淫哀而不傷葛覃言孝敬勤儉卷耳言正靜純一皆是就一事上見思無邪夫子取出這一句來斷三百篇詩唯此一句可以盡蓋三百篇之義程子說思無邪誠也諸公皆不曾子細看且如人或言之無邪未見他誠在行之無邪亦未見得他誠在唯出於心之所思者無邪方始見得他真箇是誠呂德明錄

問思無邪子細思之只是要讀詩者思無邪曰舊人說似不通中間如許多淫亂之風如何要思無邪得如止

乎禮義中間許多不正詩也如何得會止乎禮義只怕他當時大約說許多中格詩却不指許多淫亂底說𡨕看来詩三百篇其說好底也要教人思無邪說不好底也要教人思無邪只是其他便就一事上各見其意然事事有此意但只是思無邪一句方盡得許多意間直指全體是如何曰只是說思無邪一語直截見得詩教之本意是全備得許多零碎底意又曰聖人言詩之教只要得人思無邪其他篇篇是這意思惟是此一句包

說得盡葉賀孫錄

只此一言盡當得三百篇之義讀詩者只要得思無邪耳看得透每篇各是一箇思無邪總三百篇亦是一箇思無邪毋不敬禮之所以為教思無邪詩之所以為教徐寓錄

問所謂其言微婉各因一事而發曰一事如淫奔之詩只刺淫奔之事如暴虐之詩只刺暴虐之事思無邪却凡事無不包也又曰陳少南要廢魯頌忒煞輕率他作

序却引思無邪之說若廢了魯頌却沒這一句同上

問思無邪誠也非獨是行無邪直是思無邪方是誠曰公且未要說到這裏且就詩三百如何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集注說要使人得情性之正情性是貼思正是貼無邪此如做時文相似只㐲地貼方分曉若好善惡惡皆出於正便會無邪若果是正自無虛偽自無邪若有時也自入不得葉賀孫錄

或問思無邪如何是直指全體曰詩三百篇皆無邪思

然但逐事無邪耳唯此一言舉全體言之因曰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於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於其室此亦無邪思也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此亦無邪思也為子而賦凱風亦無邪思也為臣而賦北門亦無邪思也但不曾識破耳唯思無邪一句便分明說破或曰淫奔之詩固邪矣然反之則非邪也故熹說其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 輔廣錢本之録同

徐寓問思無邪曰非言作詩之人思無邪也蓋謂三百之詩所美者皆可以為法而所刺者皆可以為戒讀之者思無邪耳作之者非一人安能思無邪乎只是要正人心統而言之三百篇只是一箇思無邪析而言之則一篇之中自有一箇思無邪楊道夫錄

又曰不必說是詩人思及讀詩之思大凡人思皆當無邪此一句出處止是說馬孔子見得此一句皆蓋三百篇之義故舉以為說或曰此與毋不敬之義同否曰毋

不敬非特說禮者及看禮者當如此大凡人皆當毋不敬正如今之人皆當思無邪也（賀從周錄）

問思無邪集注以為凡言善者足以感發人之善心言惡者足以懲創人之逸志而諸家乃專主作詩者而言何也曰詩有善有惡頭面最多而惟思無邪一句足以該之上至於聖人下至於淫奔之事聖人皆存之者所以欲使讀者知所懲勸其言思無邪者以其有邪也黄榦曰詩之善惡如藥之參苓巴豆而思無邪乃藥之單

方足以當是藥之善惡者也曰然道夫曰如此則施之六經可也何必詩曰他經不必言又曰詩恰如春秋春秋皆亂世之事如聖人一切財之以天理楊道夫録

問夫子言三百篇詩可以興善懲惡其用皆要使人思無邪而已夫子言此欲使學詩者於此求之先生久之方云不曾見得縫罅處只是渾淪說了令又再說對曰三百篇詩皆出情性之正故善者可以興起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皆要使人思無邪謂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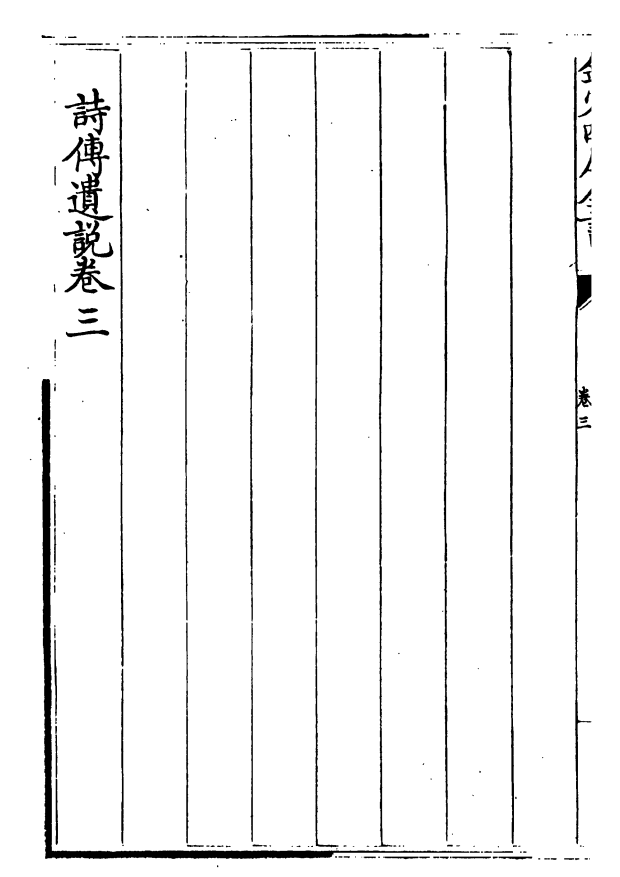
人取此三百篇欲使學詩者皆得其情性之正故曰思無邪曰便是看得集注意不出熹不曾說是詩人皆出於情性之正若是詩人皆出於情性之正熹須說了此只有一句集注中却反覆說兩三段須用曉得意昨夜公說是詩人皆情性之正熹便知公理會不得對曰緣未曉得三百篇之旨所以看得不分明願先生指教曰便是三百篇詩不皆出情性之正如關雎二南詩是出於情性之正四牡鹿鳴詩是出於情性之正文王大明

詩是出於情性之正桑中鶉之奔奔等詩豈是出於情性之正鄭南升錄

又問思無邪先生曰人言夫子刪詩看來只是採得許多詩夫子不曾刪去往往只是刊定而已聖人當來刊定好底詩便要吟咏興發人之善心不好底詩便要興起人羞惡之心皆是要人思無邪蓋思無邪是魯頌中一語聖人却言三百篇詩惟此一言足以盡之潘時舉錄

程子言聖賢千萬語只是要人將已放之心反覆入身

来并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謂如學禮也只是求放心學樂也只是求放心讀書讀詩致知力行皆只是求放心也與詩三百一言以蔽之之義同詩只是要思無邪吳必大録



詩傳遺說卷三

詩傳遺說卷四

宋 朱鑑 編

國風

論語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為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集注

問程氏云詩有二南猶易有乾坤莫只是以功化淺深

言之曰不然又問莫是王者諸侯之分不同曰今只看大序中說便可見大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係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先王之所以教故係之召公只看那化字與德字及所以教字便見二南猶乾坤也陳文蔚錄

問二南之詩真是以此風化天下否曰亦不須問是要風化天下與不風化天下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云云裏面看義今人讀書只是說向外面去却於本文全不識

錢木之錄

問名南之有鵲巢猶周南之有關雎言窈窕淑女則是明言后妃之德也惟鵲巢三章皆不言夫人之德如何曰鳩之為物其性專靜無比可借以見夫人之德也潘時舉錄

問周南名南程子曰周南名南如乾坤詩傳注云乾統坤坤承乾德明之意恐是必先有周南之化然後有名南之德曰然但程子只說如乾坤未知其意是與不是

如此乃熹之意如此說蓋化是自上而化下德是自下而承上呂德明錄

先生嘗抄二南寄劉玶因題詩云闕里言詩但賜商子貢子夏千秋誰復與相望鄒汾孟子文中子斷簡光前載關洛張子程子新書襞舊芳析句分章功自小吟風弄月興何長從容咏歎無今古此樂從茲樂未央文集

李燔說周南先生曰他大綱領處只是戒謹恐懼上只是關關雎鳩便從這裏做起後面只是漸漸推得闊沈僩

錄

讀關雎詩使人有齊莊中正意思所以冠於三百篇與禮首言毋不敬書首言欽明文思皆同吳必大錄

論語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集注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淫者樂之過而失其

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盖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同上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琴瑟鐘鼓樂也寤寐輾轉哀也烏有所謂淫與傷哉只是說情性之正子引詩大序不是止可就詩中看從范氏說周謨錄

諸生講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有引明道之說為證者先生曰明道言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此言無傷善與所謂哀而不傷者如何對曰為其相似故明道舉以為證曰不然無傷善與哀而不傷兩般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只是言哀樂中事謂不傷為無傷善之心則非矣同上

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詩人之性情如此抑詩之詞意如此曰也是有那情性方有那詞氣陳淳錄

問孔子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言樂不至於淫哀不至於傷今詩序將哀樂淫傷判作四事似錯會論語意以此疑大序非孔子作答曰此說得之大序未知果誰作也答熊夢兆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其憂也至於展轉反側而已是不傷也其樂也至於琴瑟鐘鼓而止是不淫也是詩人得性情之正也沈僩錄

又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於詩何以見之曰憂止

於展轉反側若憂愁哭泣則傷矣樂止於鐘鼓琴瑟若沉湎淫泆則淫矣同上

又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曰此言作詩之人樂不淫哀不傷也因問此詩是何人作曰看来恐是宫中人作蓋宫中人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故未得則哀既得則樂然當哀而哀而亦止於展轉反側則哀不過其則當樂而樂而亦止於鐘鼓琴瑟則樂不過其則此其性情之正也董銖録

關雎一詩義理深奥如乾坤二卦一般只可熟讀詳味不可說至於葛覃卷耳其言迫切主於一事便不可如此了黄有開記

關雎之詩非民俗所可言度是宫闈中所作木之問程子云是周公作是否曰也未見得是錢木之録

關雎之詩看得來是妾媵做所以形容得寤寐反側之事外人做不到此周明作録

問關雎言后妃之徳宜配君子故託辭以見意謂求之

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之而得則宜有琴瑟鐘鼓之樂是哀樂之發而見於辭者然常人之樂易至於淫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也常人之哀易至於傷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也惟關雎之詩樂雖至而不失其正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得情性之正如此學者須是玩其辭審其音而後知之先生曰只玩其辭便見得若審其音也難關雎是樂之卒章故曰關雎之亂亂者樂之卒章也如楚辭有亂曰是也前面須更有但今不可

攷耳　鄭南升録

徐㝢問關雎之亂何謂樂之卒章曰自關關雎鳩至鐘鼓樂之皆是亂想其初必是已作樂只無此詞到此處便是亂　陳淳録

問關雎之亂亂何以訓終曰既奏以文又亂以武　甘節録

關雎之淑女似指嬪御恐非詩意　答徐彦章

雎鳩毛氏以為摯而有别一家作猛摯説謂雎鳩是鶚之屬鶚自是沉摯之物恐無和樂摯之意盖摯與至同言

其情意相與深至而未嘗狎便見其樂而不淫之意此是興詩興起也引物以起吾意如雎鳩之摯而有别之物荇菜是潔静和柔之物引此起興猶不甚遠其他亦有全不相類只借他物而起吾意者雖皆是興與關雎又略不同也潘時舉錄

古説關雎為王雎摯而有别居水中善捕魚説得來可畏當是鷹鶻之類做得吕武氣象恐后妃不然嘗見得人説淮上一般水禽名王雎雖有兩箇相隨然相離每

遠此說却與列女傳所引義合邵浩别錄

王鳩嘗見淮上人說淮上有之狀如此間之鳩差小而長常是雌雄二箇不相失雖然二箇不相失亦不曾相近而立處須是隔丈来地所謂摯而有别是也人未嘗見其匹居而乘處乘處謂四箇同處也只是二箇相隨既不失其偶又未嘗近而相狎所以為貴也葉賀孫錄

或讀關雎問其訓詁名物皆不能言便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云云者余告之曰若如此讀詩則只消此八字

更添思無邪三字成十一字後便無話可說三百五篇皆成查滓矣 文集偶讀謾記

不妬忌是后妃之一節關雎是論其全體 李閎祖錄

魏丙問關雎注摯至也至先生作切至說似形容其美何如曰也只是恁地問芼字曰擇也讀詩只是將意思想象去看不如他書字字要捉縛教定詩意只是疊疊推上去因一事上有一事一事上又有一事如關雎形容后妃之德如此又當知得君子之德如此又當知得

意人形容得意味深長如此必不是以下底人又當知所以齊家所以治國所以平天下人君則必當如文王后妃則必當如太姒其大原如此

先生問曹叔遐曰君舉所說詩謂關雎如何對曰謂后妃自謙不敢當君子謂如此之淑女方可為君子之仇匹這便是后妃之德曰鄭氏自如此說了㝡看來恁地說也得只是覺得偏主一事無正大之意關雎如易之乾坤意思如何得恁地無方際如下面諸篇却多就一

事說這只反覆形容后妃之德而不可指說道甚麽是德只恁地渾淪說這便見后妃德盛難言處同上

曹叔遐又言陳氏說關雎以美夫有謙退不敢自當君子之德先生曰如此則淑女又别是一箇人也曰是如此先生笑曰今人說經多是恁地回護說去如史丞相說書多是如此說祖伊恐奔告于受處亦以紂為好人而不殺祖伊若他人則殺之矣黄有開記

或問左右芼之先生曰芼是擇也左右擇而取之也同上

關雎章句亦方疑之當作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章八句乃安但於舊說俱不合莫可無存之否好逑如字乃安毛公自不作好字說更檢兔罝好仇處看音如何恐不須點破也蘓黄門併載馳詩中兩章四句作一章八句文意亦似關雎末後兩章琴瑟友之鐘鼓樂之作一章八句依故說亦得劉劉評書

問卷耳與前篇葛覃同是賦體又似畧不同蓋葛覃直叙其所嘗經歷之事卷耳則是託言也曰亦安知后妃

之不自采卷耳設便不曾經歷而自言我之所懷者如此則亦是賦體也若螽斯則只是比蓋借螽斯以比后妃之子孫衆多然宜爾子孫振振兮却是說螽斯之子孫不是后妃之子孫也蓋比詩多不說破這意然亦有說破者此前數篇賦比興皆已備矣自此推之令篇篇各有著落乃好時舉因云螽斯是春秋所書之螽竊疑斯字只是語辭恐不可便把螽斯為名曰詩中固有以斯為語者如鹿斯之奔湛湛露斯之類是也然七月詩

乃云斯螽動股則恐螽斯即便是名也 潘時舉錄

昨因聽兒輩誦詩偶得此義可以補横渠說之遺謾錄

去可於疑義簿上錄之○一章言后妃志於求賢審官又知臣下之勤勞故采卷耳備酒漿雖后妃之識然及其有懷也則不盈頃筐而棄置之於周行之道矣言其憂之切也○二章三章皆臣下勤勞之甚思欲酌酒以自解之辭凡言我者皆臣下自我也此則述其所憂又見不得不汲汲於采卷耳也四章甚言臣下之勤勞也

答劉玶書

南有樛木便有葛藟纍之樂只君子便有那福履綏之

呂德明錄

大學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章句○曰既結上文而復引詩者三何也曰古人言必引詩葢取其

嗟歎詠歌優游厭飫有以感發人之善心非徒取彼之文證此之義而已也夫以此章所論齊家治國之事文具而意足矣復引詩非能於其所論之外别有所發明也然嘗試讀之則反復吟詠之間意味深長義理通暢使人心融神會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是則引詩之助與為多焉葢不獨此他凡引詩云者皆以是而求之則引之意可見而詩之為用亦得矣曰三詩亦有序乎曰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之意也（或問）

公侯好仇注云好仇是善匹是言其才德相合處公侯腹心注云同心同德是言其才德與已無異了（呂德明録）

膽欲大而心欲小戰戰兢兢如臨深淵方能為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之事（廖德明録）

問芣苢薄言有之傳曰有藏也然其下章曰掇曰捋曰袺曰襭而首章乃先言藏恐非其序必大恐有是得之之義荅曰首章無舉始終而言後章乃細述其次第詩

中亦有此例或於補脱中附入亦可也答吳必大

問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此是興何如曰主意只説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兩句六句是反覆説如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兎遇犬獲之上下六句亦只興出他人有心兩句葉賀孫録

漢廣游女求而不可得行露之男不能侵陵正女豈當時婦人蒙化而男子則非亦是偶有此樣詩説得一邊

陳淳錄

陳君舉詩言汝墳是已被文王之化者江漢是聞文王之化而未被其澤者却有意思余大雅錄

錢木之問麟趾騶虞之詩莫是當時有此二物出來否曰不是只是取以為比云即此便是麟便是騶虞又問詩序說麟趾之時無義禮曰此語有病錢木之錄

問麟之趾傳以麟興文王后妃以趾興其子故曰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然

則下文吁嗟麟兮為指誰耶答曰正指公子而言也答吳必大

陳埴問采蘩詩何故存兩說曰如今不見得果是如何且與兩存從來說蘩所以生蠶可以供蠶事何必抵死說道只為奉祭祀不為蠶事錢木之錄

問采蘋蘩以供祭祀采枲耳以備闕人恐未必親爲之曰詩人且是如此說廖德明錄

問采蘩詩若只作祭事說自是曉然若作蠶事說雖與

葛覃同類而恐實非也葛覃是女功采蘩是婦職以為同類亦無不可何必以蠶事而後同耶曰此說亦姑存之而已 潘時舉錄

問摽有梅詩固是出於正只是如此急迫何耶曰此亦是人之情嘗見晉宋間有怨父母之詩讀詩者於此亦是達男女之情 陳文蔚錄

如摽有梅詩女子自言婚姻之意如此看来自非正理但人情亦自有如此者不可不言向見伯恭麗澤詩有

唐人女言兄嫂不以嫁之詩亦自鄙俚可惡後来思之亦自是見得人之情處為父母者能於是而察之則必使之及時矣此所謂詩可以觀錢木之録

古人作詩其言語多有用意不相連續如嘒彼小星三五在東釋者皆云小星者是在天至小之星也三五在東者是五緯之星應在於東也其言全不相貫又指前面一燈子與背後一竹格子云似說這燈却又說在那格子上面去不知古人作詩何故與今人語言大不相

同（黃有開記）

江大江也夏水名或以為自江而別以通於漢還復入江冬竭夏流故謂之夏而其入江處今名夏口即詩所謂江有汜也（楚辭集注）

問何彼襛矣詩何以錄於召南曰有是有些不穩當但先儒相傳如此說也只得恁地就他說如定要分箇正經及變詩也自難攷據如頌中盡多周公說話而風雅又未知何如（葉賀孫錄）

今人言五男二女亦有所本詩疏所謂武王有五男二女蓋出於此五男者如左傳邘晉應韓為武之穆與成王則五矣二女者太姬下嫁陳胡公其一也詩何彼穠矣王姬下嫁齊侯之子則二也

騶虞詩人在壹發之前使庶類蕃殖者仁也壹發五豝者義也萬人傑錄

騶虞之詩蓋於田獵之際見動植之繁庶因以賛詠文王平昔仁澤之所及而非指田獵之事為仁也禮曰無

事而不田曰不敬故此詩彼茁者葭仁也壹發五豝義也吳必大錄

吁嗟乎騶虞看来只可解做獸名以吁嗟麟兮類之可見若解做騶虞之官終無甚意思沈僩錄

邶鄘衛之詩未詳其說然非詩之本意不足深究歐公此論得之答何鎬書

問柏舟詩汎彼柏舟亦汎其流注作比義看来與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亦無異彼何以為興曰他下面便說淑

女見得是因彼興此此詩才説柏舟下面便無貼意見得其意如此潘時舉錄

陳埴疑柏舟詩觧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太深又屢辨賦比興之體先生曰賦比興固不可以不辨然讀詩者須當諷詠看他詩人之意是在甚處如柏舟綠衣不得於其夫宜其怨之深矣而其言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又曰静言思之不能奮飛其詞氣忠厚惻怛怨而不過如此所謂止乎禮義而中喜怒哀樂之節者所以雖為變

風而雜二南之後者以此臣之不得於其君子之不得於其父弟之不得於其兄朋友之不相信處之皆當以此為法如屈原不忍其憤懷沙赴水此賢者過之也賈誼云歴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則又失之逺矣讀詩須合如此看所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是詩中一箇大義不可不理會得也 李閎祖録

又問柏舟詩静言思之不能奮飛似猶未有和平意曰也只是如此說無過當處既有可怨之事亦須還他有

怨底意思終不成只如平時却與土木相似只看舜之號泣於旻天更有甚於此者喜怒哀樂但發之不過其則耳亦豈可無聖賢處憂患只要不失其正如綠衣言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這般意思却又分外好 錢木之錄

孟子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殞厥問文王也○悄悄憂貌愠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殞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絶其愠

慍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

之_集注

孟子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

殞厥問文王也夫肆不殄厥慍亦不慍厥問此大雅緜

之八章所以言文王者如此孟子以是稱文王無足怪

者若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此則衛邶柏舟之詩也何與

孔子而孟子以此稱孔子何也曰此不必疑如見毁於

叔孫幾害於桓魋皆慍于羣小也辭則得詩意絶非孔

子之事故孟子以此言孔子至於緜詩肆不殄厥愠之語注謂說文王以詩攷之上文正說太王下文豈得便言文王如此意其間須有闕文若以為太王事則下文却有虞芮質厥成之語某當作詩觧至此亦曾不說賀從周錄

所論綠衣篇意極温厚得學詩之本矣但添入外來意思太多致本文本意反不條暢此集傳所以於諸先生之言有不敢盡載者也答劉清之書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言古人所為恰與我相合只此便

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箇道理孟子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政謂是爾沈僩錄

潘時舉説燕燕詩云前三章但見莊姜拳拳於戴嬀有不能已者及四章乃見莊姜於戴嬀非是情愛之私由其有塞淵温惠之德能自淑謹其身又能以先君之思而勉巳以不忘則見戴嬀平日於莊姜相勸勉以善者多矣故於其歸而愛之若此無非情性之正也先生頷

之（潘時舉錄）

詩有說得曲折後好底有只恁地平直說後自好底如燕燕末後一章這不要看上文攷下章便知得是恁地意思自是高遠自是說得那人着（黃義剛錄）

潘時舉說日月終風二篇據集傳云當在燕燕之前以時舉觀之終風當在先日月當次之燕燕是莊公死後之詩當居最後蓋詳終風之辭莊公於莊姜猶有往來之時但不暴則狎莊姜不能堪耳至日月則見莊公已

絶不顧莊姜而莊姜不免微怨矣以此觀之則終風當
先而日月當次先生云恐或如此 潘時舉錄
論語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忮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
能不忮不求則何為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篇孔子引
之以美子路也吕氏曰貧與富交强者必忮弱者必求
集注
谷風詩四章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
集傳以為興體時舉疑是比體未知如何荅曰若無下

面四句即是比既有下四句則只是興矣凡此類皆然非獨此章也答潘時舉

問昔育恐育鞠張子之說固善然推之下文及爾顛覆之云意不甚貫不若前說為順答曰姑存異義耳然舊說亦不甚明白也答吴必大

看詩義理外更好看他文章且如谷風他只是如此說出來然而敘得事曲折先後皆有次序而今人費盡氣力去做尚做得不好黄義剛録

陳埴問式微詩以為勸耶戒耶曰亦不必如此看只是隨他當時所作之意如此便與存在也可以見得有羇旅狼狽之君如此而方伯連帥無救卹之意如今人多被止乎禮義一句泥了只管去曲說且要平心看詩人之意如北門之詩只是說官卑祿薄無可如何錢木之錄

問簡兮詩張子謂其迹如此而其中固有以過人者夫能卷而懷之是固可以為賢然以聖賢出處律之恐未可以為盡善曰古之伶官亦非甚賤其所執者猶是先

王之正樂故獻工之禮亦與之交酢但賢者而為此則自不得志耳渚時舉錄下同

問泉水篇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注云安得出遊於彼而寫其憂哉恐此莫只是箇思歸不得故欲出遊於國以寫其憂否曰夫人之遊亦不可輕出只是思遊於彼地耳

問北風末章謂莫赤匪狐莫黑匪烏狐與烏不知詩人以比何物曰不但指一物而言當國將危亂時凡所見

者無非不好底景象也

問靜女注以此詩為淫奔期會之詩以靜為閒雅之意不知淫奔之人方相與狎溺又何取乎閒雅曰淫奔之人不知其為可醜但見其為可愛耳以女而俟人於城隅安得謂之閒雅而此曰靜女者猶日月詩所謂德音無良也無良則不足以為德音矣而此曰德音亦愛之之辭也

問二子乘舟注取太史公語謂二子與申生不明驪姬

之過同其意似取之未知如何曰太史公之言有所抑揚謂三人皆惡傷父之志而終於死之其情則可取雖於理未為當然視夫父子相殺兄弟相戮者則大相遠矣同上

問君子偕老象之揥也字書云揥整髻釵也是不答曰不識此物姑依舊說字書之說亦與古注不殊也或補脫中附之答吳必大

定之方中景山與京景山乃山名與商頌陟彼景山之

景山同劉砥錄

詩所謂星言夙駕說於桑田古人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必是自耐勞苦方能率得人徐寓錄

定之方中匪直也人言非特人化其德而有塞淵之美至於物被其功亦至衆多之盛也答劉玶書

先生問文蔚曰干旄詩彼姝者子指誰而言對曰集傳言大夫乘此車馬以見賢者賢者言車中之人德美如此我將何以告之曰此依舊是用小序說此只是傷人

見此人有好善之誠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盖指賢者而言也如此說方不費力今若如集傳說是說斷了再起覺得費力 陳文蔚録

問淇奥一篇衛武公進德成德之序始終可見一章言切磋琢磨則學問自修之功精密如此二章言威儀服飾之盛有諸中而形諸外者也三章言如金錫圭璧則鍛鍊已精温純深粹而德器成矣前二章皆有瑟僩赫喧之詞三章但言寛綽戲謔而已於此可見不事矜持

而周旋自然中禮之意曰說得甚善衛武公學問之功甚不苟年九十五歲猶命羣臣使進規諫至如抑詩是他自警之詩後人不知遂以為戒厲王畢竟周之卿士去聖人近氣象自是不同且如劉文公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便說得這般言語出同上

大學詩云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

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淇水名奥隈也猗猗美盛貌興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鑢鍚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

詩而釋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修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句章○曰復引淇奥之詩何也曰上言止於至善之地備矣然其所以求之之方與其得之之驗則未之及故又引此詩以發明之也夫如切如磋言其所以講於學者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如琢如磨言其所以修於身者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此其所以擇善固執日就月將而得止於至善之由也恂慄者嚴敬之存

乎中也威儀者光輝之著乎外也此其所以睟面盎背施於四體而為止於至善之驗也盛德至善民不能忘蓋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充盛宣著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切磋琢磨求其止於是而已矣曰切磋琢磨何以為學問自修之别也曰骨角脉理可尋而切磋之功易所謂始條理之事也玉石渾全堅確而琢磨之功難所謂終條理之事也或問

論語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騖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也集注

問琢磨後更有瑟僩赫喧何故為終條理之事曰那不是做工夫處是成就了氣象恁地穆穆文王亦是氣象也徐寓錄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前人說此詩不快暢只東坡云磋

者切之至磨者琢之詳自粗以及精也周謨錄

詩錄木瓜即春秋序績之意亦以善衛人之情也豈以齊桓之事爲盡可法哉董銖錄 孟辨

徐容問絜矩一條曰如詩裏說大夫行役無期度不得以養其父母到得使下也須教他内外無怨始得如東山出車杕杜諸詩說行役多是序其室家之情亦欲使凡在上者有所感動葉賀孫錄 同下

君子陽陽詩不作淫亂說如何曰有箇君子于役如何

别将這箇做一樣說由房只是人出入處古人屋於房處前有辟後無辟所以通内所謂焉得萱草言樹之背盖房之北也

問碩鼠狡童之刺其君不已甚乎曰碩鼠刺君重斂盖暴取虐民民怨之極則将視君如寇仇故發為怨上之辭至此若狡童詩本非是刺忽才做刺忽便費得無限杜撰說話鄭忽之罪不至已甚往往如宋襄這般人大言無當有甚狡處狡童刺忽全不近傍些子若鄭突却

是狡詩意本不如此聖人云鄭聲淫蓋周衰惟鄭國最為淫俗故諸詩多是如此東萊將鄭忽深文詆斥得可畏上並同

先生問曹叔遐狡童詩如何說對曰陳先生以此詩不是刺忽但詩人說他人之言如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惟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言狡童不與我言則已之曰又去上面添一箇休字也這詩只是國人當時淫奔故其言鄙俚如此非是為君言也黄有開記

中庸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褧衣褧絅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章句

問絅衣之制曰古注以為禪衣所以襲錦衣者又問禪與單字同異曰同沈存中謂絅與麻同是用麻織疏布為之不知是否輔廣錄

衣錦尚絅絅禪衣也其制疏眼之物或曰絅頃通用頃

麻織疏布為之萬人傑別録

園有桃似比詩

孟子詩曰不素餐兮○素空也無功而食禄謂之素餐集注

蟋蟀自做起底詩山有詩自做到底詩皆人所自作黄升卿録

轔轔車聲與詩有車鄰鄰字同楚辭集注

誶諫也詩曰誶予不顧今詩作訊訊告也同上

問豳詩本風而周禮籥章氏祈年于田祖則吹豳雅蜡祭息老物則吹豳頌不知就豳詩觀之其孰為雅孰為頌曰先儒因此說而謂風中自有雅自有頌雖程子亦謂然似都壞了詩之六義然有三說焉一說謂豳之詩吹之其調可以為風可以為雅可以為頌一說謂楚茨大田甫田是豳之雅噫嘻載芟豐年諸篇是豳之頌謂其言田之事如七月也如王介甫則謂豳之詩自有雅頌今皆亡矣數說皆通恐其或然未敢必也楊道夫錄

七月一詩而備三體乃鄭氏不達周禮籥章之義而生此鑿說不足據信今攷周禮不遺餘力而反信此何耶

答徐彥章

問東萊呂氏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於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據七月詩如七月流火之類是用夏正一之日觱發之類是周正即不見其用商正而呂氏以為舉而迭用之何也曰周歷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時固用夏商之正朔其國僻遠無純臣之義又自有私

紀其時月者故三正皆曾用之也無紕臣語恐記誤○潘時舉錄

鶗鴂即詩所謂七月鳴鵙者蓋鴂鵙聲相近又其聲惡陰氣至則先鳴而草死也楚辭集注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于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為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此也集注

問躋彼公堂稱彼兕觥民何以得升君之堂曰周初國小君民相親其禮樂法制未必盡備而民事之艱難君固盡得以知之成王之時禮樂備法制立然但知為君之尊而未必知為國之初此等意思也故周公特作此詩使之因是以知民事也 潘時舉錄

因論鴟鴞詩遂問周公使管叔監殷豈非以愛兄之心勝故不敢疑之耶曰若說不敢疑則已是有可疑者矣蓋周公以管叔是吾之兄事同一體今既克商使之監

殷又何疑焉非是不敢疑乃是即無可疑之事也不知他自差異乃造出一件事周公為之奈何哉董銖云孟子所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正謂此也曰然同上

吳必大問周公作鴟鴞之詩以遺成王其辭艱苦深奧不知成王當時何故便理會得曰當時事變在眼前故讀其詩者便知其用意所在自今讀之既不及見當時事所以謂其詩難曉然成王雖得此詩亦只是未敢誚公其心未必能遂無疑及至風雷之變啓金縢之書然

後釋然開悟先生却問必大曰成王何以知有金縢後去啓之必大曰此二公賛之也又問二公何故許時不說若雷不響風不起時又如何曰聞之呂大著云此見二公工夫處二公在裏面調䕶非一日矣但他人不得而知爾曰伯恭愛說一般如此道理必大却請問其說畢竟如何曰是時周公握了大權成王自是轉動周公未得便假無風雷之變周公亦須別有道理吳必大録

或問鴟鴞詩旣取我子無毁我室解者以爲武庚旣殺

戒管蔡不可復亂我王室不知是如此否畢竟當初是
管蔡挾武庚為亂武庚是紂子豈有父為人所殺而其
子安然視之不報仇者曰詩人之言只得如此不成歸
怨管蔡周公愛兄只得如此說自是人情是如此不知
當初何故忽然使管蔡去監他做出一場大疎脫如此
合天下之力以誅紂了却使出自家屋裏人自做出這
一場大疎脫這箇是周公之過無可疑者然當初周公
使管蔡者想見那時是好在必不疑他後來有這樣事

管蔡必是後來被武庚與商之頑民每日將酒去灌啗他乘醉以語言離間之曰你是兄却出來在此周公是弟反執大權以臨天下管蔡歎想得被這幾箇唆動了所以流言說公將不利於孺子這箇都是武庚與商之頑民教他所以使得這管蔡如此後來周公所以做酒誥丁寧如此必是當日因酒做出許多事其中間想煞有說話而今書傳只載得箇大槩其中更有幾多機變曲折在沈僩錄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毋毁我室當時也是被他害得猛如常棣一詩便是後来制禮作樂時作這是先被他害所以當天下平定後更作此語故其辭獨哀切不似諸詩和平 黄義剛錄

詩辭多是出於當時鄉談鄙俚之語雜而為之如鴟鴞詩云拮据捋荼之語皆此類也又云此詩乃周公為之不知其義如何然周公所言多聱牙難攷如書中周公之言便難讀如立政君奭之篇是也 黄有開記

余正甫云宵行自是夜光之蟲夜行於地熠燿言其光耳非螢也　葉賀孫錄

陳淳問破斧詩傳云被堅執鋭皆聖人之徒似未可謂聖人之徒曰不是聖人之徒時便是賊徒又曰如破斧詩却是一箇好話頭而今却只去理會那聖人之徒便是不曉　黄義剛錄下同

破斧詩須看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周公用心始得這箇却是箇好話頭

先生謂陳淳曰公當初說破斧詩意不合截得緊了不知更有甚疑對曰當初只是疑被堅執銳是麤人如何謂聖人之徒曰有麤底聖人之徒亦有讀書識理底盜賊之徒並同上

破斧詩看聖人這般心下詩人直是形容得出這是答東山之詩古人做事苟利國家雖殺身為之而不辭如今人箇箇計較利害看你四國如何不安也得不寧也得只且護了我斨我斧莫待缺壞了此詩說出極分明

毛注却云四國是管蔡商奄詩裏多少處說四國如正是四國之類猶言四海他却不照這例自恁地說葉賀孫錄

中庸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柯斧柄也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章句

九罭詩分明是東人願其東故致願留之意公歸豈無所乎汝但暫寓信宿耳公歸將不復來乎汝但暫寓信

處耳是以有衮衣兮是以兩字如今都不說盖本謂緣公暫至於此是以此間有披衣之人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其為東人願留之詩豈不甚明白止緣序有刺朝廷不知之句故後之說詩者悉妄曲附會之費多少詞語到底鶻突意嘗謂死後千百年須有人知此意自看來直是盡見得聖人之心葉賀孫録

寬厚溫柔詩教也若如今人說九罭之詩乃責其君之辭何處討寛厚溫柔之意同上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此興是反說亦有此意義畧似程子之説但程子説得深如云狼性貪之類公孫碩膚如言幸敵營及北狩之意言公之被毀非四國之流言乃公自遜此大美耳此古人善於辭命處吴必大録

狼性不能平行每行首尾一俯一仰首至地則尾舉向上胡舉向上則尾疐至地故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沈僩録

問公孫碩膚注以為此乃詩人之意言此非四國之所

為乃公自遜其大美而不居耳盖不使讒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云云看來詩人此意也回互委曲却太傷巧得來不好曰自是作詩之體當如此詩人只得如此說如春秋公孫于齊不成說昭公出奔聖人也只得如此書自是體當如此 同上

問公孫碩膚集傳之說如何曰魯昭公分明是為季氏所逐春秋却書云公孫于齊如其自出云爾是此意 吳必

大錄

變風中固多好詩雖其間有沒意思者然亦須得其命辭遣意處方可觀後人硬自做箇道理解說於其造意下語處元不及究只後代文集中詩亦多不解其辭意樂府中羅敷行羅敷即使君之婦使君即羅敷之夫其曰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正相戲之辭其曰夫壻從東來千騎居上頭觀其氣象即使君也後人亦錯解了須得其辭意方見其好笑處上同

蘇氏陳靈以後未嘗無詩之說似可取而有病葢先儒所謂無詩者固非謂詩不復作也但謂夫子不取耳康節先生云自從删後更無詩者亦是此意蘇氏非之亦不察之甚矣故熹於集傳中引蘇氏之說而繫之曰愚謂伯樂之所不顧則謂之無馬可矣夫子之所不取則謂之無詩可矣正發明先儒之意也大抵二蘇議論皆失之太快無先儒淳實氣象不奈咀嚼所長固不廢然亦不可不知其失也十五國風次序恐未必有意而先

儒及近世諸先生皆言之故集傳中不敢提起蓋詭隨非所安而辨論非所敢也歐陽公本末論甚佳熹亦汲在後語中矣似此等且當闕之而先其所急乃為得耳

答范念德書

詩傳遺說卷四

謹案卷四第十二頁前二行公侯好仇原本仇訛逑今改

第三十頁後三行君固盡得以知之原本固訛得今改